

成都作家书系·第1辑

贡米巷27号的回忆

何大草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大时代，故事三千，
我只取一本写。



贡米巷27号 的回忆

何大草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贡米巷27号的回忆 / 何大草著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411-4747-0

I. ①贡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83161号

GONGMIXIANG27HAODEHUIYI

贡米巷27号的回忆

何大草 著

责任编辑 彭 炜
封面设计 刘 亮
封面绘图 何大草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蓝 海
责任印制 周 奇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12 字 数 260 千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747-0
定 价 39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 86259301

目录

贡米巷 27 号的回忆 ... 001

岁 杪 ... 045

鹤 ... 097

印 红 ... 121

桐 花 ... 155

鱼和成都 ... 175

白胭脂 ... 191

千只猫 ... 217

两才女 ... 267

小 禾 ... 343

何大草这个人（代后记） ... 367

贡米巷 27 号的回忆

王小路四岁生日，父亲送了她一套新邮票：“支持英雄的古巴。”崭新的三张，摊在小手心，像三张锋利而漂亮的刀片。她看了好久，不时瞟瞟父亲。她眼窝凹陷，睫毛又长又密，眼皮抬起，目光也跟刀片一样锋利而严肃。父亲被瞟得有点心发虚。

“咋个了？”他问。

她指着邮票上平端步枪的大胡子。“好像爸爸。”

他把头凑过来，瞪圆眼珠，哈哈大笑。他是络腮胡，墙上也有一张横抱机枪的照片，是年轻时立功受奖时拍的，只不过，胡子远没有卡斯特罗那么长。

王小路走到窗台边，踮脚从书柜抽出一本俄文书，把邮票仔细夹进去。母亲说，这是多年前一个音乐家叔叔送她的礼物，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的通信集《我的音乐生活》。

窗外，隔着一棵老桑树，一棵核桃树，还有一条青砖小径，是金家。金家刚生了个儿子，起名金小良。母亲去探望了回来，说金小良有两点很费解：灾荒年生的婴儿，咋是肥头大耳的？而且不会哭，一出娘肚就在笑，咋回事？

“咋回事？”父亲颇有兴趣，抚着络腮胡问她。女儿淡淡的，若有所思。

母亲给出了结论：“傻。”

贡米巷27号院，母亲是出名的聪明人、文化人。

27号是市委的家属院，跟市委机关只隔一堵墙。家属大院隐在小巷中，机关大院的门开在正街上。

正街名大，王府西街。王府，即明代的藩王府，头一个主人是朱元璋最宠爱的幼子，王府就造得有几份像紫禁城，民间俗称为皇城。贡米巷27号，从前就是专为皇城囤米的一群大仓房。解放军入城后，皇城做了南方博物馆，仓房改造成了市委家属院。

院内深沉，小道弯曲，勾连了十余个相对独立、大小不均的小院落，林木森森，掩映着木墙老房、红砖新屋。从科员直到市委书记，有的全家住一间房，有的一家住一个院……各安本分，各自过活。还残留了两座大米仓，靠大门的，改造成了锅炉房，耸起一只红砖大烟囱，给办公楼供暖、家属澡堂供水。院尾的那座，空着，上了锁，寒暑假电影公司派人来给小娃娃放电影，都是《南征北战》《地道战》《打击侵略者》一类老片子。空仓后边，一小片银杏林，林中有几处碉堡似的小灰楼，分别住着几个说山西话、陕西话的老爷爷，常有伏尔加牌小轿车不嫌麻烦，曲里拐弯开进来，把老爷爷接走、又送回。有一天雨后，伏尔加溅起的泥浆弄脏了王小路的白球鞋，她难过得不行。金小良是她的小跟班，就捡了半块砖，在车屁股上画了个翘起的中指！当然，这是后话了。

二

王小路小名乐乐，音乐的乐。有时也被叫成快乐的乐。本城口音，乐、落同音，就成了落落。

金小良的母亲评过一句：“落落寡欢，难听死了。”

金小良的母亲是人事科副科长。严肃，话少，从不串门，也没人上门，除了她娘家的穷亲戚。落落寡欢不适合她，适合她的是落落寡合。多年后，金小良清点母亲的遗物，翻到她年轻时的一张旧照片，脸光滑如瓷，五官精美得宛如描画。然而，在灰色的双排扣列宁装和一顶男式军便帽遮盖下，她的美不惹眼，也不自知。金小良自记事起，母亲就是个灰衣素色的中年妇女，忧心忡忡，时常叹息。

金小良的父亲也是一个长。27号大院的人，不带长的很少。

“文革”中，他是班长，也可以叫团长，在五七干校炊事班又名伙食团，做一把手，手下有七八个老弱病残。他已过了四十岁，可还算年轻力壮的。干校在五百公里外的大凉山，他去了两年，因为干得好，煮饭不夹生、炒菜有盐味，就又多干了好几年。

两口子都是西南革命大学出来的，比王而慷小五六岁，没打过仗。

王小路的父亲自然也是长，统战部副部长。早就应该转正的，因为他总爱自夸“咱是个大老粗”，这正字就搁下了。统战部长，常跟文人、名流打交道，咋说也得是个半吊子文人吧，他不是。不是也行，但得藏拙，可他偏不。老粗和贫雇农一样，都

是可以炫耀的。他小名王二娃，爹娘早死，睡破窑洞长大，七岁就给财主在黄河滩放羊。有年冬天来了拨八路军，是护送一个诗人四处采风的。诗人姓何，有个像女人的名字，何其芬或是何其香，也穿军服，可手伸出来，又白又软，捏了捏二娃的脸。二娃应邀干号了几段信天游，诗人听得啪嗒嗒直掉泪蛋蛋。

“可怜的娃啊，干革命吧，吃饱饭。”

“中。”

二娃把放羊鞭往裤带一插，扔下羊群就走了。

先干儿童团，再做小八路，侦察、放风、暗送鸡毛信……多次涉险，又屡屡立功。传说（仅仅是传说），少年英雄王二小的原型，就是王二娃。只不过，二小牺牲了，二娃却活着进了城，穿军装、骑白马、戴红花。就在这一片热气腾腾中，他跟那位姓何的军旅诗人重逢了。诗人说：“二娃啊，你该改个名字了。”“改啥呢？总不能叫王大栓、王富贵吧？都城里人了嘛。”“就叫而慷吧，毛主席有句诗，天翻地覆慨而慷！”王二娃不懂诗，可佩服那诗人，从此就成了王而慷。

三

王而慷不忘本，放羊鞭还带着，乔迁多回，总挂门后。仕途也还顺，一路做了上去。可婚事坎坷，多有耽搁。进城后，他看见几位老首长垂青女学生，要换黄脸婆。黄脸婆也不是吃素的，有的忍了，终老乡间；有的刚烈，杀进城来，要自杀，要杀人，闹翻了半个城……首长有降职，有原地踏步，也有乐得其所的。

王而慷先是目瞪口呆，后是感慨万千。他自忖是个大老粗，再不能娶个大老粗娘们儿，不然，生个崽崽，还是放羊娃的命。就托人说媒，寻初中以上文化的、漂亮的女孩子。两个条件，分开来，好办。合在一起，就难了，三年没结果。有回单位调来一个年轻女出纳，会计大姐就约了她和他去丰聚园下馆子。

丰聚园是百年老字号的川菜馆，菜品精致，陈设讲究。上菜前，大姐一直在渲染他战争年代的传奇，女出纳面带微笑，眼中不无钦佩。他心头紧张，大口抽烟，等一钵大蒜鲢鱼端上来，他掐灭烟头，吐了一泡浓痰，连声殷勤：“吃吃吃，吃了再说吧！”那泡浓痰刚好落在女出纳的脚背上。还会有啥好结果。

然而，王而慷终究还是娶了妻。而且，不是初中生，是大学生，出身书香人家，书堆堆中长大的，平生只爱一件事，读书。她在南方大学念了四年哲学，毕业留校工作。男同学、男同事，却一个没瞧上，她嫌他们小气、酸气、女人气……系主任的夫人问她到底要嫁啥样的人？她回答干脆：“好男儿。”这话辗转传到了王而慷身边，两个人就被安排见了面。去相亲的路上，他脚杆都发软。本想娶个初中生，却不想是大学生，而且，还是大学的教授。当年老财主曾指着他鼻子骂：“扁担扔地上，你八代祖宗都认不得念一。”回想起来，他不气，倒暗暗呵呵笑，老子闹解放，今天算是翻了身。不过，见了面，他抽了口冷气：

女教授小鼻小眼，戴了黑框眼镜，十几颗小雀斑，还有点小龅牙，跟画片上的神仙妹妹两回事。

好在媒人会说话：“一个才女、一个英雄，真是绝配。如果有了孩子，参军是儒将，念书就是高尔基。”王而慷激动得不停抠头皮，偷瞟一眼女教授，她脸颊红了两坨，却不忸怩，平静

道：“高尔基没念过大学吧？做柴可夫斯基。”王而慷不晓得那姓柴的啥干活，也不敢多问，就傻笑，一笑遮百丑。

后来又见了几面，他觉得她耐看，就越看越顺眼。她递给他一本俄文版的《马克思传》，是弗·梅林写的。他发怵，这咋读得懂？她翻开书，指着一张漂亮、华贵的女人照：“好看不？”他自然点头。“这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。革命者也是爱美的……我眼里，你就很美。”他差点跳起来，就像受了天大的嘲讽。她伸出指头要他坐下来。“粗犷、魁梧、有力量，这就是男人的美。我喜欢。”

那她美不美呢？他不敢多想。

王而慷娶了女教授。他那时在统战部做组织人事处副处长，在27号院分到一间红漆木地板小屋，家具都钉了小牌，标明是从机关行政处租借的，月租不到一毛钱。

女教授原名孟媛春，念大学后自己改为孟小阳，崇拜诗人普希金、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和骑兵英雄夏伯阳。至于为啥要念哲学，她说是为了对浪漫做一点矫正。她首先矫正了王而慷对教授的误解，她说自己是“助教”，离“教授”还隔着两三个等级，早得很。王而慷笑道：“不急、不急，反正，一笔难写两个‘教’嘛。”孟小阳觉得他又体贴又豪爽，而且很幽默。屋子虽小，但过得很热乎。屋檐宽广，就在屋檐下安顿了蜂窝煤炉子，一只碗柜，权当半个厨房用。她不用坐班，常整日在家读书、备课、批阅作业，五点做晚饭，王而慷进门前十分钟就炒菜。他还是部队传统，准时得很。

四

婚后两年，没要孩子，孟小阳上课之外，全力自修俄语。她心气高，谢绝了本校保读研究生，心愿是去莫斯科深造。王而慷支持她。他为她改掉了很多习气，早晚必刷牙、每晚必洗脚，天天换内裤，不骂脏话，不在屋内抽烟，不蹲在凳子上吃饭，而且，吃饭不能出声音，喝一口水喉咙不能响两下……都很难做到，他居然咬牙做到了。部里的同志们风闻了，不胜叹息，说这匹野马总算套上缰绳了，这吃枪子儿都不怕的老王，还真得有个女教授来治啊。他听到，呵呵笑，暗暗得意。

但有一句话，他很受不了：“啥时候抱上儿子啊？”他解释了好多回，别人点头、微笑，但表情中有疑惑，过了一年，疑惑就变成了同情。他无意中听到几个大姐议论他的家事，也许是故意让他听见的：

“哪个女人不想当妈啊！做学问就急这几年？”

正处长，他恰好也姓郑，是个中师毕业生，常以挑剔王而慷文案中的错别字为乐。王而慷自娶了孟小阳，也不把郑处长放眼里，常把郑处长写的文案拿回家让老婆用红笔改病句，第二天当面放上郑处长办公桌。“我让教授把把关，部长发脾气就晚了，是不是？”郑处长好意思说不是？郑处长好在脑子转得快，转而关心王而慷还没有影子的娃娃。

“而慷，去医院检查检查吧。”“谁检查？”“你和小孟啊，各自检查下……现在新社会，相信医学嘛，啊？”王而慷气得拳头都快捏出水来了。回家恨恨地跟孟小阳说了，她正在读契

诃夫的剧本《三姊妹》，头也不抬说了句：“就当没听见。大机关的小市民。”屁话！他明明就听见了啊。

年底机关团年聚餐，全处同志加老婆、娃娃全到了。孟小阳执意不去，说去了也跟那帮人没话说，无聊。王而慷很没面子，几乎哀求，但她不为所动。最后，他悻悻然，单身赴宴。同志们本想开他玩笑的，看他脸色，就没一个人敢多问。酒一杯杯干了，大家说些别的扯淡，嘻嘻哈哈。王而慷醉了，但醉眼朦胧中，还能见到众人如何瞟他、交换眼色、做鬼脸。娃娃们哪儿解大人心事，在桌下躲猫猫，踩了王而慷的脚，他飞起一脚踢过去，一个娃儿哭号着滚出来，正是郑处长的胖儿子。郑处长气得拍桌子，处长老婆大骂：“断子绝孙！你活该！”

王而慷一声怒号，说不出的悲愤，把酒桌子掀了个底朝天。

天上飘着雨夹雪，王而慷缩脖子走回家。孟小阳抱着热水袋，正坐在被窝里看书。他打了个趑趄，靠在床头。“别发酒疯。”孟小阳冷冷道。他不吭声，一把把被子揭了。“做什么啊？”“老子今晚要做爸！”说着，就去掰她的两条光腿。“流氓！”她拿书扇他的耳光。他去门后摘了放羊鞭，朝着她猛抽。上身还好，腿、屁股，真是一鞭一血痕！她先是骂，后是哭，再后来是苦苦哀求他住手……哀求无效，她跳下床，爬进床底下。他把她拖出来，还抽，也不骂，只是抽，边抽边流泪。

半个27号院都惊动了，没人劝，多数人在支起耳朵听。

金小良后来问过他母亲，当初啥感受？她说：“新鲜。”

五

王而慷被处分，降为正科级，一位老爷爷亲自签发调令，发配他到七里湾宾馆分管保卫工作。他虽混、虽粗，老爷爷还是相信，他忠心是有的。这宾馆地处北郊桃花江湿地，绮丽、幽静，民间俗称南方国宾馆，森森树荫中，散落着一幢幢独立的小灰楼。他就住在宾馆单身宿舍，每周回一次家。

回了家，家也是空的，冷锅冷灶，冷到他骨头里。

孟小阳搬去南大了，还打了离婚报告，整整写了十七页。

她除了上课，早晚就泡在校图书馆看书，给老馆长义务当助手，还帮管理员编目、上架、抄抄写写。晚上来看书的，多是年轻教师、研究生、苏联专家，都是南大的才俊。夜深后，她就靠窗打地铺。室内有股老书的霉味，她就把窗开着，不怕风吹，也不怕小偷爬进来。

过了两个月，王而慷熬不住了，硬着头皮去南大请孟小阳回家。他做好准备受尽羞辱，请她十回二十回。可，她只考虑了几秒钟，也许还要短，点头说：“回家吧。”他把她的行李卷成一个卷，夹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她自己骑了女式车，就车并车出了南大门。穿过一个菜市场，她还下车买了半斤羊肉、半斤干笋、一把茼蒿。

晚饭时，孟小阳连肉带笋舀了一大勺，悬在空中。

“晓得这菜啥名吗？”

“.....”

“笋子熬肉。就是大人给娃娃讲的，打屁股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发誓，今后对我、对孩子，不动丁点儿粗——无论发生任何事。”

“孩子？你是说娃？”

“你发誓。”

“我发誓。”

“很好。你把它们全吃了。”孟小阳没动一筷子肉。

过了一个月，她告诉王而慷，怀孕了。惊喜中，他冒出一句话：“是儿是女？”

她脸一下子烧红，就像做了天大错事突然被抓住。沉默半晌，淡淡说：“我咋晓得……”

孟小阳是在栅子街的一产院分娩的。她腿上、屁股上的条条伤痕，让医生护士看呆了。她倒很平静。“从前搞学运，坐过几天反动派的牢……没啥的。”换来不胜赞叹。

孩子顺产，是个女娃，眼窝有点凹陷，但眼睛很亮，看着爸妈，像在用心思考。还暂时看不出像谁，但医护都夸她比爸妈漂亮，像个新疆小女孩。

王而慷松口气。他自忖跟孟小阳都丑，不像他们最好。

名字呢，总没想好，先取个昵称吧。王而慷的意思叫招弟，孟小阳鄙视地哼了声，王而慷赶紧放弃。她说：“叫乐乐，音乐的乐。”